



# “连接”：当乡村与艺术邂逅

——6名艺术家的“在地”观察与乡村实践

□ 本报记者 冯圆芳

黄龙岷乡村的这群艺术家没有想到，神奇的命运最终让他们在乡村重逢。因为生活的变故，更因为主动改变生活的决心，他们不约而同来到了距离南京市区30公里之外的江宁黄龙岷。自此，“连接”成为生活的主题词：与大地连接，与形形色色的新旧村民连接，也与乡村振兴、艺术乡建的时代蓝图连接。

“艺”在甲骨文中本来就是一个小心翼翼地捧着一棵幼苗。“《离器》艺术展的前言中，策展人郁文写道，‘自然强大的疗愈力赋能艺术家们的工作，他们的作品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也带来了久违的惊喜和感动。’近日在南京展出的《离器》展中，集中展出了六名艺术家迁移乡村后的代表作品，成为一扇观照黄龙岷当代艺术家聚落的有效窗口。展览地点特意选在新街口，一间名叫X SPACE的艺术空间——在多重空间、多元人群的连接之所，人们看到艺术如何‘破题’乡村振兴，也读出了新时代乡村孕育的无限潜能。

### 他们为何来到乡村

为什么来到乡村？

条桌那头，70后艺术家杨就沉吟思索。她扎着马尾，穿一条宽松的麻布裙，表情专注而沉静。

离开城市，直接原因是疫情。当时杨就在江宁百家湖租了一栋别墅，楼上自住，楼下做民宿和艺术体验。她把店铺挂在爱莲路上，吸引了从世界各地到南京旅游的背包客。遇到来住宿的客人，杨就会问：需要来个艺术体验吗？很多人都睁大眼睛，然后说：Yes！

“我钱挣得也容易，他们花得也开心，晚上我们还经常一起喝茶聊天。那时候，我们店的排名评分可高了。”说到这里，杨就抬高了声调，语气中带着自豪。

她工作室的墙上挂着一幅水粉画，灵感来自电影《牧马人》。电影结尾，知青放弃出国，留在了西北农村。对杨来说，疫情摧毁了跨境旅游、影响了民宿生意，也促使她做出决定，开启人生下半场，去调节生活、创作和乡村、乡村之间的关系。“城市生活的高成本、过于密集的社交，以及城市环境对艺术创作的支持度问题，我一直有困惑，但不知道该怎么转变。”

生活的洪流推着来到乡村，在这里，杨就既有的生活方式被重塑。乡下首先提供了多空间的满足，杨就得以对各个房间做出功能分区：楼上的小房间聚集，适合读书沉思，作为艺术创作的源头和发动机；楼下楼层则往往带着成熟的思考，然后在开阔的工作室里完成对初始小稿的大幅延展。

乡村还提供了可伸缩的社交空间。闭门创作、开门社交，艺术家以个体为尺度随时调节精神生活与社会生活的节奏。乡村治愈人的心灵。悲伤袭来时，杨就走到户外，她看到春天的花开了，秋天的果子成熟了，她摘一个，一边走一边吃，脚步轻快起来。

更重要的是，乡村恢复了人的感受力，艺术家和自然、四季的连接变强了。

同样是在2020年，85后艺术家白衣因为创作上的瓶颈来到这里。他形容，“卡住了”的感觉就像沿着山中的隧道行走，走着走着，路突然没有了，前方要么是悬崖，要么是万丈深渊。站在断裂之处，他迷茫怎样的表达才是“有效”的，直到他来到乡村，又可以自由自在地，把双手插进泥土——

“这里，连自然的气息、空气的感觉都那么不同。人可以保持一种松弛的状态，来观照周围的变化和自己的情绪，更敏锐地‘切入’，‘切入’事物的本质、绘画的内核。”白衣常常背着画夹，骑山地车到山中写生，山里很安静，安静到仿佛只剩下他一个人。他静静凝视着阳光在树枝上跳跃，再把心头微妙的感觉具象化为色彩、造型和线条。

这样看来，“离器”的主题似乎是恰切的，但其实，无论艺术家还是策展人郁文，都强调城与乡并非单一向度的标签。一如黄龙岷艺术家们选择把联合首展放到新街口，这本身就是主动的距离调节。“乡村也并不天然等同于诗意。”郁文强调，“诗意本质上是一种对意义的建构，是需要人为地创造和寻找的。”

“人是一定要在这红尘里打过滚的。”

艺术家胡晓斌曾有“红尘滚滚”的时光。疫情前，他在南京夫子庙经营一间“失败艺术家”酒馆，向梵高的天才致敬。酒馆开了三年半，生意红火如火，最多的时候一周连开三场音乐会，好多原创歌手在这里献唱。后来，景区成了疫情防控前沿，几次封控之后，老胡索性把酒馆关掉了。

“失败艺术家”失败了，但回过头看，老胡并不遗憾。“缘分到了，所发生的一切不过是把你引向要去的地方。无论如何，城市的经历让我收获颇多。”而乡村，在一个刚刚好的时刻，承接着他未来的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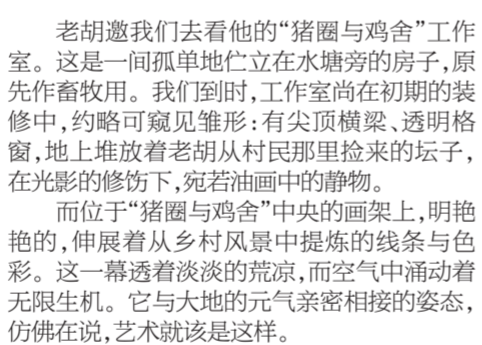
艺术家白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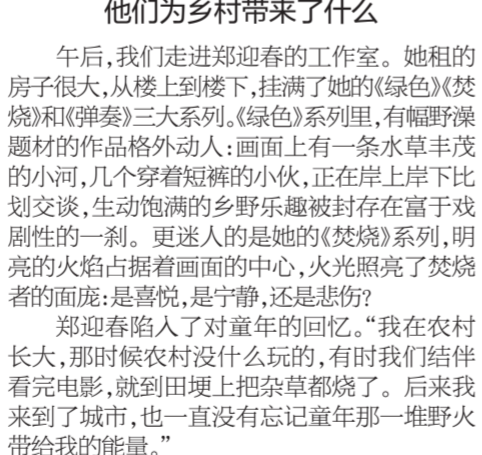
艺术家杨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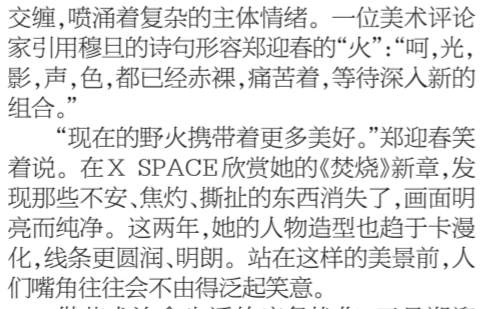
艺术家黄浩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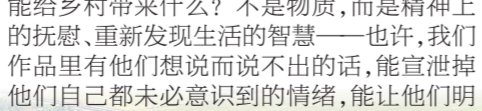
艺术家老胡。



艺术家朱凯。



艺术家胡晓斌。



艺术家杨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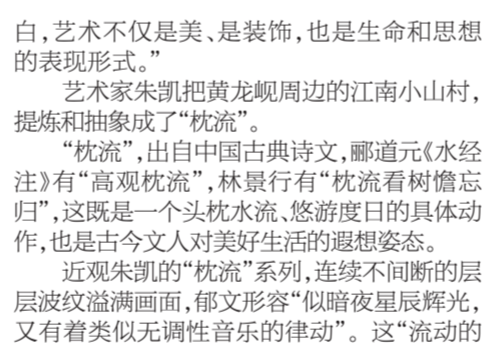
艺术家杨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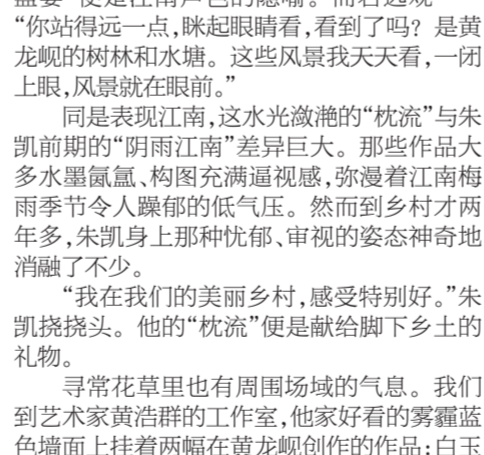
艺术家朱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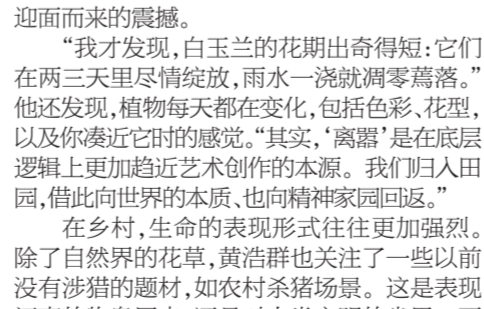
艺术家胡晓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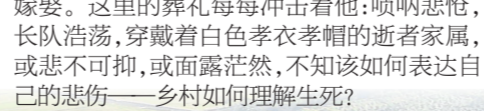
艺术家胡晓斌。



艺术家胡晓斌。



艺术家胡晓斌。



艺术家胡晓斌。



依托乡村，艺术家们呈现了他们深入生活之后，对当代乡村图景的“在地”观察与表达。

### 在交界处找到“连接”的乐趣

“你在这个地方就要跟当地发生关系，你要去爱你的周边。闭门创作不是我的目的，生活需要连接。”

杨就对“连接”抱有美好的畅想。她和村民相处得极好，早晨起来她经常发现围栏上挂着村民赠送的蔬菜。见村民夏天去树林里捡蝉蜕，她也会多费心思，主动帮她把蝉蜕挂到闲鱼上售卖。但在连接的维度上，她真正想做的还是艺术普及。福建屏南双溪镇林正碌老师的故事，给了她很大的感动。

“他免费教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学习绘画，残疾人、流浪汉、没受过什么教育的阿姨……都慕名前来，当地政府很支持，提供颜料和画具，这里后来成了‘国际残疾人艺术教育中心’。”杨就心驰神往。

“我很想免费教村里阿姨们画画，只要她们愿意来。我希望把艺术的疗愈带给她们。”如今，杨就的梦想已经迈出了一小步：她在村里收了两个学生，每周教他们画画。“这是我想要的连接的方式。”她说，“当然，还只是在小小的点上。”

白衣则无比怀念疫情来临之前，那些丰富多彩的“艺术家到访”项目。同侪之间的交流、艺术家与普通大众之间的碰撞，交织成城市精神生活最具活力的侧面。如今，这种交流能否在乡村的舞台上展开？

……

黄龙岷艺术家们关于“连接”的小小梦想，接通了“艺术家乡建”的时代议题。

“艺术家工作室搬到乡村，以及政府企业赞助‘画家村’，这种现象由来已久。如果艺术家不过把乡村当作第二栖居地，偶尔在那里待客交友，这对乡村来说是一种极大的浪费。艺术家要想对乡村产生实际的影响，首先应该像黄龙岷艺术家这样，真正扎根在那里。”江苏紫金文创研究院副院长宋德冰说。

据他了解，当下艺术乡建主要有几种模式，一是通过艺术家的介入，提升和改造村落的面貌。他印象很深的是浙江的一些高端民宿，建筑的形态、院落的布局呈现高度的艺术化，成了网红打卡地之后，艺术就和文旅融合、产业发展、村民增收无缝衔接起来。二是挖掘乡村自身的民间艺术、传统非遗。当前，一些村子的艺术节、丰收节办出了名堂，吸引了大量城市游客。还有“乌镇模式”。乌镇戏剧节、乌镇国际当代艺术节邀请展的成功举办，让小镇变身艺术的殿堂。

不妨看看邻省浙江。今年5月，浙江省委宣传部、省乡村振兴局、省文联共同印发《关于开展“艺术乡建”助力共同富裕的指导意见》，提出以文艺因子激活乡村资源，目标在于赋能乡村产业、美化乡村环境，在共同富裕中实现精神富有。

坐拥“文艺苏军”的江苏有何思路？江苏省文联介绍，其实江苏大力推行的文化惠民工程也是艺术乡建的一条路径，它更强调艺术对群众精神层面的熏陶提升。如去年，省文联组织了“走进小康村”创作活动，艺术家们先后两次走进小康村（开弦弓村、长汀村、山泉村等）。第一次去是采访写生，第二次是带着艺术作品走到老百姓身边展示。还有下乡演出、为乡村量身定制剧目等多种形式。但如何形成艺术家与乡村之间的常态化“密接”，扩大村民的获得感、成长感，或将成为下一步工作的方向。

把目光收回黄龙岷。记者稍稍做了一点“连接”的工作，意外发现黄龙岷的村领导对艺术家的动态也很关注，在艺术乡建方面早有布局，如举办茶香音乐节、国风艺术节等。对这些当代艺术家赋能乡村的可能路径，牌坊村（黄龙岷所属行政村）党总支书记饶涛认真做了一番思考。

“南京浦口响堂村的成功对我们很有鼓舞。在响堂，下乡设计师、品牌主理人和艺术家、乡贤组成了村民理事会，乡村发展有了能依托的智囊团。设计师陈卫新对乡村空间作出了美学优化，运营方浦口文旅集团也在这里启动了‘艺术家驻村计划’。饶涛语气中带着羡慕，‘针对黄龙岷，我们初步构想，拿出村里的公共空间，邀请艺术家们办展；促进他们和文旅商融合，看能不能彼此引流和赋能重构。’

这便是“密接”的乐趣。在X SPACE，这里不是专业展厅或画廊，参观者也无须顶礼膜拜，都市白领们照常伏案工作，也有文青，捧着一杯咖啡踱步欣赏作品。在我们本以为是边陲的地方，有新的关系、新的可能于交界处生长。

因此，老胡毫不担心他们的到来会变成脱离乡土的唯美游戏。

“我们在这里的创作必然携带着当地场域的信息，我们的思考也必然跟这块土地产生连接。将来，我们一定会在黄龙岷办展，在乡村这片土地上，应该生长出艺术的东西来。”

## 三百件名人手泽，百廿间弦歌不辍

□ 本报记者 于轶

肇始于上世纪初的南京大学发展至今，已走过了120年的风雨历程。为了充分展示南大120年来所走过的不平凡历程，“百廿风华 南雍手泽——南京大学近现代名人书画手迹展”近日在南京美术馆开幕。

从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到近现代的朱自清、郭沫若、钱钟书，展览汇集了南京大学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历年所收藏的近现代二百五十余位名家大师的三百多册件作品。作品中除三十余件绘画作品外，其它均为手迹，从内容看，有公函、手札、书稿、日记、诗笺、题词等；从形式上看，有信笺、斗方、对联、立轴、中堂、条幅等。

根据所选人物，展览分为“引子”“大学之路”“道启南雍”“松竹有林”“根深叶茂”五个部分。“引子”部分选取的是鸦片战争以后，探寻中国社会摆脱困境与危机、谋求强国御侮之道的著名人物的作品，如林则徐、曾国藩等，正是他们睁眼看世界，才有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诞生。

“大学之路”展示的是从二十世纪初到80年代末，南京大学各个历史时期领导者的作品，从张之洞到匡亚明，近百年的学校发展历程，与他们的远见卓识和不懈努力息息相关。“道启南雍”是本次展览人物最多、作品最集中的单元，涉及110多位南京大学的大师学者的140多件作品。他们从事的学科专业各有不同，但在各自的领域中都作出开创性、代表性的成就。他们的翰墨手札，以商讨文章刊发、书籍出版、切磋学问、唱和诗词居多。他们对于学问的执着与精进，对师友的提携与关爱，透过纸背，直指人心。“松竹有林”单元所展示的学术交往圈，涵盖了学术界、艺术界、教育界等众多领域的知名人士、学界精英近百人，涉及人文社科、理工农医等各个学科；1906年，李瑞清在两江师范学堂设立图画手工科，开中国艺术教育之先河。最后一部分“根深叶茂”单元，以书画、信札等形式，展出李瑞清、吕凤子、徐悲鸿、傅抱石、吴作人等30余位书画大家的作品。

尺素寸心，见字如晤，先辈手泽，映照后世。参观过展览，熟悉历史的读者会发现，“亮相”展览的名家大师，既有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起过突出作用的风云人物，也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亦有继承与弘扬传统文化的国学大师，最多的是曾经求学、或执教于南京大学的前身：两江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名家学者和艺术大师，包括李瑞清、缪荃孙、吴昌硕、王懿荣、沈曾植、罗家伦、陈裕光、钱穆、匡亚明、柳诒徵、黄侃、顾颉刚、闻一多、唐圭璋、汤用彤、吕叔湘、叶圣陶、钱钟书、顾毓琇等振聋发聩的名字。

展品中，《韶蒙楼联句》记录着上世纪20年代南京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教授们的一段佳话。1929年冬，国学大师、中央大学教授黄侃先生约请名教授陈伯弢、王伯沆、胡翔冬、胡小石、汪辟疆、王瑞湘等登临南京鸡鸣寺韶蒙楼。此楼为清两江总督张之洞为了了结其门生“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而建，教授们追思前人，纵目感怀，取杜甫“忧来豁蒙蔽”诗意，联句成诗，遂成《韶蒙楼联句》。此手稿最初由黄侃保管，后来辗转赠予词人沈祖棻，再由沈祖棻的丈夫、著名学者程千帆教授赠给南大，成就了一段“南雍佳话”。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展览中的很多展品，是名家大师们致南京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小缘和著名学者程千帆教授的书信，也包括一封被誉为“东方居里夫人”的吴健雄教授致南京大学教授冯端院士的书信。冯端院士，字里行间，这些信笺，有朋友间的寒暄问候，更有学术上的交流切磋，浓缩了先辈们的人生和学术轨迹，至今读来，后人依然能从中汲取治学启迪和精神养分。

除了书信，展品中还有若干学者的手稿，如剧作家陈白尘教授关于改编《阿Q正传》的手稿，语言学家徐复毅教授的《语言学理论》手稿，古典文学研究家孙望教授的毕业论文，居里夫人的学生、南京大学物理系施士元教授的《介子原子核和穆斯堡尔谱》手稿，化学家戴安邦教授的手稿，天文学家戴文敬教授的手稿，发刊词，化学家高济宇教授的《叫味》手稿，中科院院士孙钟秀教授在英国ICL工作时的读书笔记等。令参观者印象深刻的是，文科学者们的手稿汪洋恣肆，书法飘逸潇洒，论证旁征博引；而施士元、戴安邦、高济宇等南大“理工男”们的手稿字迹工整，语言严谨，严肃的治学风表露无遗，生动体现了他们文理兼备的深厚学养。

“本次展览选取这批名家大师，是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倡导者，是近现代科学思想的传播者，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者，也是大学精神的开拓者和传承者。”在南京大学博物馆馆长、策展人史梅看来，这批经过时光积淀的手迹，既是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独特记录，反映了知识分子在社会大变革时代肩负文化使命的勇敢与担当，更体现了先辈们关注社会进步、关注文化与艺术传承、关注科学创新的强烈责任感。他们严谨的学术态度、治学精神和出众的人格魅力，必将激励着一代代后人砥砺前行。

